

“小结裹”视角下的杜牧咏史诗

王惠丹

(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云南 昆明 650106)

【内容摘要】杜牧的咏史诗意象丰满,措辞优美,构思多从新、奇、特、异入手,形成俊爽峭健的艺术风格,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。在立意上,未制文先制题,好作翻案语;在结构上,先铺叙,后托意,多掉尾一波;在描写上,采用“示观”与动态描绘;在人物塑造上,略神取貌,用“极近人之笔状极骇人之事”;在层次上,用“画家三染”笔法;在表现手法上,多运用设问、对比等修辞手法,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。

【关键词】杜牧 咏史诗 “小结裹” 艺术技巧 表现手法
中图分类号: I207 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7-9106(2012)08-0087-02

晚唐时期,出现了一大批在内容上、形式上都达到很高造诣的咏史诗歌。杜牧咏史诗就是其中最为有代表性的一个。杜牧的咏史诗以其对历史精深的理解、对现实深刻的认识,以及诗人浓郁的个人修养和远大的政治抱负,体现出与众不同的对历史思考的纵深透视性。

方回在《瀛奎律髓》中说:“诗家有大判断,有小结裹。”^[1](P340)]所谓“大判断”是指诗人在主旨的选择、材料的剪切、意境创造方面的才能,所谓“小结裹”是指诗歌的具体入微的艺术技巧与表现手法。杜牧的咏史诗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,原因之一就是他能熟练地运用各种“小结裹”的技法。

一、在立意上,“未立文立题”,好作翻案语

翻案法指诗人在作诗中不落别人俗套,能跳出前人的案臼,另创新意,发掘出前人未曾注意到的不同于传统看法的新奇之语。这一说法是吴旦生在评说杜牧的诗歌作品时提出来的。吴旦生曰:“余以牧之数诗,俱用翻案法,跌入一层,正意益醒。”^[2](P294)]这一技法,在诗歌立意上,是向认识的明晰性、真理的永恒性、价值的终极性进行质疑,在差异性的平面上,大胆地假设反面性或片面性观念的正确性,以达到新与奇的目的。如杜牧的《题商山四皓庙一绝》:“吕氏强梁嗣子柔,我于天性岂恩仇。南军不袒左边袖,囚老安刘是灭刘。”诗人认为,四皓不是出于自己个人的恩怨,而是遵循长幼有序的伦理原则辅佐太子的。但是,四皓维护家庭中的长幼有序的结果使刘氏差点儿失去政权,措小失大。《题乌江亭》:“胜败兵家事不期,包羞忍辱是男儿。江东子弟多才俊,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传统的看法,一般以为项羽已到山穷水尽、无力回天的地步,他的灭亡是必然的,只有敢于面对失败,才有重振雄风,赢得胜利的可能。诗人却认为,项羽知耻而自刎乌江,是多么的可惜、可叹呀,否则的话,他重返江东,那么天下之事,就不会是刘邦建立汉朝政权,而是项羽

再度兴起,建立起自己的政权。杜牧这种评论方式即是翻案法。这种翻案法主要是在史迹中发掘那些异于常人的,但具有积极的、富有哲理性的观点。如果在吟咏同一历史题材时,千篇一律地机械地摹仿与照搬,对深掘历史题材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相反,从题材的各个方面寻找有价值的内容、是有进步意义的。

二、在结构上,先铺叙后托意,掉尾一波

“掉尾一波”的技法是清代潘德舆评价杜牧的《题桃花夫人庙》一诗中提出的。他说:“余尤爱其掉尾一波,生气远出,绝无酸腐态也。”这里所谓“掉尾一波”是指诗人在前文铺叙与议论的基础上,陡然于结尾处提出一个全新带有启迪性的问题。这一新问题,是前文所叙内容主旨的升华。一般来说,前面所叙或所议之事只是后面新问题的铺垫,诗人表述的主旨正是诗歌结尾处陡然转变的新意。这一新意,给读者留下很宽的思想空间。如《题桃花夫人庙》“怜惜绿珠坠楼”的结句正是这一技法的运用。同样的技法在《过华清宫绝句(一)》、《奉陵宫人》、《题商山四皓庙一绝》等作品中皆有体现。

杜牧在《题木兰庙》云:“弯弓征战作男儿,梦里曾经与画眉。几度思归还把酒,拂云堆上祝明妃。”诗人叙述木兰在战场上女扮男装,与将士们一同戍边,但在梦里时常回到自己的阁楼时涂粉画眉,表现出她想再回到平静的女儿身生活的愿望。因而她几度想离开战场回到自己的故里。在拂云堆上,木兰把酒祭奠早已逝去的王昭君,想起王昭君遭遇,木兰终于打消了自己归家的念头,感到只有奋勇抵抗外敌,才能减少像王昭君这样的姐妹们的悲剧。结句全部问题的引出,正是掉尾一波技法的运用。这种技法,可以另拓新意,升华境界,并且可以使诗歌波澜起伏,含蓄有致,达到一波三折的艺术效果,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魅力。掉尾一

* 作者简介:王惠丹,女,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外语系讲师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。

波可以说是中唐新乐府运动中倡导的“卒章显其志”的发展与升华。

三、在描写上采用“示观”与动态描绘

所谓“示观”描写就是通过艺术想象力把未曾见过的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,使人如临其境,达到以假乱真的艺术感染力。杜牧咏史诗多以形象取胜,其中许多形象都是对历史题材的“示观”得到的。在描绘景物与人物时,杜牧不单用静态的描绘,而且用动态描绘使画面具有生动性的效应。如杜牧的《过华清宫绝句(三)》:“万国笙歌醉太平,倚天楼殿月分明。云中乱拍禄山舞,风过重峦下笑声。”诗人通过艺术的想象把当时歌舞升平的场面描绘出来,读者仿佛回到了唐玄宗时代,如临其境。其中“乱拍”、“下笑声”的动态描绘使诗歌更加生动、形象。同样,杜牧在《台城曲(一)》中也有“示观”手法的运用:“整整复斜斜,隋旗簇晚沙。门外韩擒虎,楼头张丽华。”诗人用想象的笔力重现隋军攻打陈国都门的情景,隋军无数的军旗在晚风中飘荡,城楼外是急欲攻陷城池的韩擒虎,楼头是后主伴着张丽华,苦想着如何面对这一即将到来的灾难。杜牧这种动、静结合的描写手法,使咏史诗具有鲜明的形象性,是其他诗人的诗作难企及的。即使是杜牧自己的诗作,有无形象性的描绘决定着诗歌的艺术水平的高低。如《过华清宫绝句(一)》与《题乌江亭》相比,后者因缺少形象性和情景交融的美感,就没有前首诗流传久远。

四、在人物塑造上略神取貌,用“极近人之笔状极骇人之事”

杜牧咏史诗在描绘历史人物时,不惟画出形状,即不是用细致入微的描写塑造人物形象,而是略神取貌。如“门外韩擒虎,楼头张丽华”句,只用姓名就将人物形象印于读者脑海。《过华清宫绝句(一)》中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,只用杨妃一个“笑”,就生动地将人物栩栩如生地描绘在读者面前。

杜牧在塑造历史人物时,又喜欢将人物的骇人之事,用极近人之笔描绘出来。如《赤壁》“折戟沉沙铁未销,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在吟咏历史人物周瑜时,就采用了这种技法。周瑜是东汉末年杰出的将领,率领吴、蜀联军以少胜多,赢得了赤壁大战的胜利,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。素以绝伦超群、羽扇纶巾的儒雅风度著称,是一名建有赫赫战功的传奇英雄。作为一名英雄人物,他有非凡的一面,作为生活中的一员,他又具常人的思想、情感、心理行为。所异于常人的是他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当头,充分发挥了自己非凡的指挥才能和过人的智慧。同曹魏决战于赤壁,赢得了胜利,做出了常人不可企及的光辉业绩。一般诗人们描绘周瑜,多注意他的英雄业绩与超越常人的品格特征,如袁枚的《周瑜墓》:“天生一将定三分,才貌遭逢总出群。大母早能知国士,小乔何幸嫁夫君。能抛戎马听歌曲,未许蛟龙得雨云。千载墓门松柏冷,东风犹自识将军。”王士禛《咏史小乐府二十四首之一》:“赤壁战堂堂,纶巾绣袖桶裆。元戎在何许,顾曲有周郎。”都用诗来赞颂周瑜,赞颂他在赤壁之战中赢得战争胜利这一“骇人之事”。而杜牧则用缓慢平静的语调描述诗人在长江之畔静静地探寻历史,找寻历史人物。诗人描绘周瑜的伟大时,只是用平常的话语,把人物放置在偶然性的成功之上,认为周瑜的军功

是靠东风的帮助,否则二乔将被魏军俘虏,藏在铜雀台上。许彦周讥诮杜牧的《赤壁》,认为“社稷存亡都不问,只恐提了二乔,是措大不识好恶。”实际上,这是诗人创作的一种技法,用近人之笔描绘骇人之事,提高了历史英雄人物的可信度,并且反衬出人物的高大,获得奇且真的艺术效果,使诗达到了很深的感染力。

五、在层次上,擅用“画家三染”笔法

“画家三染”是在国画中表现笔墨层次的一种技法,即由虚入实,渐次形成对景物完整的图像。用在杜牧诗歌中,是指他的诗能从多层次、多角度的描写入手,由远而近、由虚而实的把历史图景与人物推到读者面前,使史料具有层次感、纵深感、充实感。如《过华清宫绝句(一)》的景物描写,就具有这样的衬染性手法。景色由远及近,由全貌式的大背景到具体的人物的画面切换形成全景式、纵深感的立体画面。其他如《奉陵宫人》中“相如死后无词客,延寿亡来绝画工。玉颜不是黄金少,泪滴春山入寿宫。”从相如以赋和延寿以图画打动君王来着笔,再叙写到女主人公,很有层次感及逐渐切入的纵深感。这种技法,在议论中也可应用。

六、在表现手法上,设问、对比手法的运用

杜牧在咏史诗中喜用设问的表现手法,以引起读者的注意,并且使文章的内容进一步深入下去。如《题桃花夫人》:“至竟息亡缘底事?可怜金谷坠楼人。”《题横江馆》:“至竟江山谁是主?苔矶空属钓鱼郎。”《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》:“霸主业未半,本朝心是谁?”都应用了设问形式。甚至在《春申君》一诗中,接连使用了两个问句:“烈士恩酬国土恩,春申谁与快冤魂?三千宾客总珠殿,欲使何人杀李园?”前一个是设问,后一个是反问,给作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。

杜牧咏史诗常常运用对比方法,如息妫与绿珠的对比,可以说,息妫、绿珠都是维护自我尊严、反抗强暴、不愿侍奉二夫的贞烈女子,但消极的反抗终不如壮烈地以牺牲生命的抵抗来的震撼,这种以死抗争的举措使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道德价值得到了高扬,是古代舍生取义精神的升华。在生死的临界点上,绿珠选择了“义”,自传统的儒家思想而言,无疑是最值得旌扬的一种气节,相较息妫用“无言”来反抗强暴而言,绿珠的死节,是诗人更为钦佩的。

杜牧的咏史诗敢于叛离传统思维,以历时的挑战者的姿态,质疑价值的终极性和真理的永恒性,在不确定和差异性的层面上把握历史的本源,在突破传统思想的根基上重建自己的观点,打破了千百年来文人持续不变的传统理念,是一种对传统价值体系、美学观念以及权威性、神圣性的瓦解。杜牧的咏史诗没有狂热的夸饰,只是冷静而合理的陈述诗人对历史的理解与认识,引导读者去推测、猜想、还原历史的实际面貌,并进而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,具有审美价值和认知价值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方回.瀛奎律髓汇评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- [2]王西平,张田.杜牧评传[M].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1987.
- [3][清]潘德舆.养一斋诗话(卷七)[M].塘叶山房石印本.